

聖論健

經

餘

學

劄

規

纂學記



陳繼生

陳

繼

生

陳繼生



論

學

李
塏
稿

中
華
書
局

論
學

此據畿輔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論學卷一

清 蘆吾李 纂

學明矣。而尚恐豐蔀之躋人也。故編摘學規後。意有不盡者。復附以朋友往復之言如左。庶可揭日月行。歟。若謂尙口說也。則嫌怒如矣。

宋豫庵名達。自湖州來桐鄉視予。曰。聞顏習齋先生言。先儒靜坐之功近禪。有之乎。曰。有之。豫庵曰。借靜坐以收放心。乃可爲學。非專事此也。何爲近禪。曰。先生所謂學者。專指讀書乎。豫庵曰。學爲聖賢。豈專在讀書。曰。若如此。請問半日靜坐。半日讀書。所謂乃可爲學之功。是在何時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。孔孟以前。未聞有此事。未聞有此言也。豫庵沈吟。因看予大學辨業至論小學大學教法。曰。小學之俊者。乃入大學。其於六藝。固粗知其概矣。但不能明其所以然之理。故入大學。又須窮理。予曰。請問窮理。是閑置六藝。專爲窮理之功乎。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。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。譬如成衣匠學鍼黹。由粗及精。遂通曉成衣訣要。未開立一法。曰。學鍼黹之後。又閑置鍼黹而專思其理。若何也。豫庵默然。又看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。曰。敬統終始。卽如誠意正心以前。亦用敬。後亦用敬。予曰。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。謂誠意正心之前。後用敬。是何時何功。如以爲心有不誠。正時用敬。則心不誠。正。何有於敬。豫庵曰。中庸戒慎不覩。恐懼不聞。恐在誠正以前。曰。此正正心功也。乃謂在誠正以前。大可疑怪。恐先生因偏

主先儒之說。遂悞其辭如此。非素所見也。豫庵默然。予曰。徒靜坐不能知性也。卽曰知之。亦屬依稀。徒讀書不能窮理也。卽實窮之。亦屬口耳。聖門六藝之學。總歸一禮。四勿三省。乃我輩今日正務耳。豫庵曰。禮記不可爲經。予夙欲將儀禮禮記纂爲一書。如何。曰。昔人已。有之。我輩今日惟自治。教家教弟子。時時以禮檢勘。則爲真學。不然。徒著書無益也。豫庵慨然曰。是。豫庵平日以關佛爲任。時予從人有爲異說所惑者。倩開示之。翌日乃別去。

甲宗朱。乙宗王。辯且爭。甲曰。道在事物上。求言求心。非。乙曰。絕去事物。專求心性。予旁聞之。大異曰。言思忠。貌思恭。忿思難。疑思問。以何思之。卽心性也。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。去耳聰性何在。去目明性何在。孟子曰。形色。天性也。未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。夫萬物皆備於我矣。去萬物尙可爲心性乎。然非心性。則備萬物者何在乎。

予在嘉善。周好生名梁。倩一友人求予所著書。友人言其談道學不惑佛教。予出會之。好生言嘗共陸隴其稼書講學。且言學貴躬行。予乃出大學辨業相質。又數日復會之。籤識甚多。大意言陸王非程朱。是集註當遵。讀書是學。予乃歷言先儒得失之故。好生瞿然曰。舍是。尙有入道之路乎。曰。聖門學道成規。固在也。曰。何在。曰。以禮學禮。則爲博文。行禮則爲約禮。以禮自治。則爲明德。以禮及人。則爲親民。好生曰。向欲求一文公家禮善本不得。予曰。古禮莫之行。乃文公家禮亦未考。然則昨所言躬行者何事歟。請益力之。好生曰。先儒柯尙遷謂大學是一郭郭。須以三禮補填。陳幾亭曰。仁包四德。禮亦包四德。向未行禮。今諭

禮之宜行也。良是。予次日與之書曰。長者過聽。欲行禮耶。俗失者禮之害也。能去此地俗失。而禮之大綱乃可舉焉。五禮惟軍禮非草野所可行。然其儀節亦當究之。至於吉禮崇左道。如送羹飯燒岸之類。參釋老。如拜斗延僧道謝年作福之類。此俗失也。洗去此惑。而立祖考廟社。無廟於寢。齋誠致祭。其綱也。凶禮用浮屠停喪浮櫬。此俗宜易之。而致哀備物。勿事外飾靡文。其綱也。賓禮在學問之士。失於走虛聲。尚奔競。洗此而交友以誠。規過勸善。此其綱也。嘉禮則孩提而攝盛服。非冠禮。男女之別不嚴。內外之防不謹。如鬧帳婦女遊觀童僕出入內室之類。壞昏禮正此。而衣冠必飭。閨門嚴肅。其綱也。若時時戒慎。使此心清而不沫。虛而不滯。誠而不僞。振奮而不萎靡。此古人所謂齊明。所謂禮中也。禮以治心也。時時自考。言有失否。視聽與動有失否。必求合禮。禮以治身也。凡此大綱既立。則聖道已有規模。其節目之詳。三禮所載者。隨時行之。因事行之。若考究其合宜與否。則學問思辨之功也。榛雖譴陋。苟去此不遠。願有聞焉。好生籤識曰。先生重六藝。將廢詩書乎。予曰。此誣坐人罪也。予何嘗謂廢詩書。正謂興必於詩。考政必於書。非徒繙讀具耳。何者。經書乃德行藝之簿籍也。所以詔習行。非資徒讀。猶田園冊所以檢稼殖。非用徒觀也。徒讀詩書者。是廢詩書也。

又籤識曰。六藝取士不能無僞。且不能無偏蔽。有僞猶可核其實以懲之。若偏蔽則內害於身家。外禍於邦國。無適而可。予曰。修其天爵以要人爵。周末取士流弊也。然尙必修其天爵以要之。勝今之全不必修天爵而得人爵者多矣。况人性皆善。僞非本然。而學教有法。考核有法。人不皆僞而僞實難雋也。至於偏

蔽之慮。則未聞聖門文之以禮樂有偏蔽也。吾人自給教人以禮。乃偏蔽也。自漢后言周禮而敗者二人。王安石方孝孺。然安石法周禮。不知生衆用舒諸大政。而行青苗以擾民。孝孺當大敵逼至。不知治兵。且更改朝廷門制。此正不知禮者。而豈禮之偏蔽歟。况孟子時行井田學校。尙須潤澤。今取六藝。但要其有實用耳。古法固有斟酌。不必盡依樣葫蘆也。

又籤識曰。然則性天可輕歟。予曰。惡。是何言也。詩云。昊天日明。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。及爾游衍。孟子曰。形色。天性也。人全身皆是性體。人無時不與天接。故古人曰。畏天之威。敬天之渝。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。學者存養誠正之功。固刻刻如此也。若不實盡此功。而徒鑿思漫論。探索無朕。是襲之耳。非重之也。

錢塘王草堂

名復

視予嘉善寓。出所著四書集註補。其首則論學。即引據予言。予曰。孔顏時六藝之物。人皆學習之。如一衰衛。而王孫賈。仲叔圉。祝鮀者流。或長兵。或習禮樂。則他國可知。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。又可知。觀春秋傳足見也。但德行未必皆醇。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。今之爲道學者。尙多致意德行。而六藝則幾廢置矣。故顏先生特表六藝。如孔門教仁。孟子則並言義以關利。皆隨時以救世也。况舍六藝而爲德行。即德行有成。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。非聖人明親之學也。草堂曰。然。因言陽明善射。少年即以豆爲陣習兵。予曰。程子亦考行禮。朱子輯禮行禮。蔡氏律呂。雖有誤義。而亦留心於樂矣。况陽明之兵甯不可幾聖門子路。但所憾者。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。且雜聖道以他途耳。草堂曰。此論甚平。可質九原矣。爲予校訂大學辨業兩過。

河右毛先生禮編。引據孟子左傳。謂三代之禮。至春秋已亡。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。據條請曰。古者殺青繁難。非若後世楮翰。易成易積。又典策藏於朝廷。學士習行。皆以身相授受。不重估畢。故易代更制。則習之者少。而往籍易湮。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。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。子云。文武之政。布在方策。又云。郁郁乎文哉。子貢云。文武之道。未墜於地。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。不賢者識其小者。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。子云。吾學周禮。今用之。若周禮已亡。而焉從學之。而何以用之。隨會講聚典禮。委文子使晉。求遭喪之禮而行。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。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。昭公四年。申之會。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。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。蓋列國之於禮樂。或不學不行。或行而不正。昔人遂謂禮樂廢壞。而豈其策書亡耶。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興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。已屬誤語。況曰亡耶。雜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。士喪禮於是乎書。蓋魯國雖重禮教。然傳行既久。後進雜興。聖人以所學者爲教。考訂詳正。故魯人書而存之。大約如儀禮記之類。鄒魯文學。遂多家傳耳。非謂士喪禮之在國冊者盡失。而此後始有也。若如此。則春秋列國賢士多矣。豈無行禮者。無獻無文。以何考之。况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。則孔子云。二子有志乎禮者。於赤乎學之。豈孔子亦失禮書耶。今天下制義充棟。而幼學必求工制義者從而學焉。豈失制義文乎。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。皆去其籍。則戰國後禮冊始有剝落矣。然其言乃指班爵祿之一端。非概指周禮也。不然。孟子之時。周尙未有代德。列國制度。必多傳述。而謂其禮盡亡可乎。况即班爵祿一端。其略固有傳聞也。孟子云。諸侯之喪禮。吾未之學。而嘗聞之。是諸侯之禮未亡也。言未學諸侯

之禮。則士禮在所學矣。滕國之人。安於其君。不行三年之喪耳。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。莫之行者。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。充虞疑孟子之木美。乃考究之意。非禮書無可質也。今三禮會典皆在。然有一行禮者。更羣起而訾謗之矣。豈禮書無可質乎。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。周禮盡在魯。夫易象春秋。原周禮中事。非禮書亡而執此以爲禮也。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。故云。則所載者。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。禮亡尙何載焉。况杜元凱註春秋。固曰韓子所見。蓋周之舊典禮經。孔仲達疏云。春秋凡例。皆周公之舊章也。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亡也。審矣。周禮儀禮。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。劉歆云。周公致太平之迹。俱在周禮。鄭康成云。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。謂之周禮。賈公彥云。周禮儀禮。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。儀禮十七篇。漢初興。高堂生博士卽傳之。周禮。始皇特疾惡。搜求焚燒之。獨悉是以隱藏百年。武帝時。出於山巖屋壁。入於祕府。至成帝時。劉歆校理。然亡其冬官一篇。以考工記足之。時以晚出。故多排議。鄭康成辨解羣疑。周禮大行。夫使漢人僞作。則當盡作。何故缺其冬官。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。不得耶。况周禮儀禮。宏綱細目。亦非懸空所可僞者。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。今先生謂戰國人作。亦屬揣詞。以其禮間不合於左傳。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。然左氏與公穀。卽互有參差。今必左氏不誤。而二禮誤乎。儀禮本荀子戴記。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。此壁書拾諸書之說。先生已辭而闕之矣。儀禮傳自周初。而記與傳。後人附之。未爲不可。乃或者謂子夏傳文法似公羊。必公羊高輩冒爲之。則又穿鑿矣。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。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。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。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

章。至孝文時獻之矣。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耶。孔子云。先進於禮樂。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。君子也。如今鄉飲酒禮。明初會典。賓主介僎皆正向。明季易爲隅向。明初燕會崇儉。晚乃斥靡粹。之類。蓋同此禮。而儀文流失。致有分歧。質文豐儉。遂分先後。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。而春秋戰國之人。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。經書自秦火後。比有錯簡脫落。則二書中亦或有錯簡脫落者有之。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也。即設爲戰國人也。是時密邇春秋。而儀禮記有孔子之言。則必聖門弟子所流傳者。其識大識小之遺。亦必十九屬周初禮矣。至於禮記。孔仲達正義云。孔子沒後。七十二子之徒。共撰所聞以爲記。中庸。子思所作。緇衣。公孫尼子所撰。鄭康成云。月令。呂不韋所修。盧植云。王制。漢文時博士所錄。其餘衆篇。皆如此例。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。蓋秦季人高堂伯五傳至戴聖。皆傳儀禮。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。以爲之記。原屬會粹其中。卽間有踳駁無足怪焉。但三代大經大法。修己治人之事。舍是三書。無以考之。今世官政。猶是六典遺意。會典家禮。不出儀禮規模。而皆以禮記絡繹其中。可見此三書者。百世不可磨。而考研折衷。則學人事耳。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。故於載言之書。多樂道之。三禮記載實事。自宋明以來。駁議紛然。今謬者且指爲僞矣。是必禮法蕩然。一無可考。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。不亦可懼之甚歟。子云。吾自衛反魯。然後樂正。則樂在當時。固有紛亂。亦未亡也。自秦火以後。而乃亡亡七八矣。先生修明禮樂。有功聖道甚大。至立論少過者。尙祈一更正焉。河右卻寄曰。極有埋之論。周禮至春秋已亡。改作已微何如。陳兆興問曰。朱子以藝爲末。或指粗者而言。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。立禮成樂。則指精者言也。曰。禮樂精

粗一貫不可分也。卽以精粗論。如心得其中。禮之精也。身勿跛倚。容勿怠肆。禮之粗也。世有身不跛倚。容不怠肆。而心尙未中者。未有跛倚怠肆。而心反中者也。若跛倚怠肆。而謂心目中焉。是異端之中。非吾儒之中也。樂記曰。外貌斯須不莊不敬。而易漫之心入之矣。則粗者豈輕耶。又曰。游於藝。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。或不在粗迹也。曰。姑論射乎。人必學能射。而由淺入深。始得其趣。未有全不能射。而卽得射之趣者。後儒高闊六藝。而言博其趣。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。有是理乎。陶淵明曰。但識琴中趣。何勞弦上聲。乃清狂高寄之言耳。今以爲學術矣。其遺誤後世。不已甚哉。

鄞縣萬季野

名斯同

閱子辨業學規。歎息起立曰。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。學習爲格。萬世不刊之論也。先儒舊解。固泛而無當矣。予因告之曰。昨有人詰予云。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。然則大學尙有遺理乎。予曰。明德親民。德行六藝。何理不具。然理雖無所不通。而事則各有其分。如冉有足民。豈不籌畫農圃之務。而必不與老農老圃并耒而耕。而安得兼習胼胝之業歟。且言此者。以學乃實事。非託空言。空言易全。實事難備。故治賦爲宰。聖門各不相兼。况學外紛瑣者乎。不然。心隱口度。萬理畢具。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。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。季野曰。然。

論學卷二

錢丙謂觀三物。知周禮僞書也。虞書言五典。今六行取孝友而去其三。則周人但有父子兄弟。而無君臣夫婦朋友也。添睦嫺任卹。是父子兄弟外。別有四倫。爲六倫也。此爲拂理叛聖。世未有仁義禮智之人。而不中和者。亦未有中和之人。而不仁義禮智者。更未有舍五德之外。而別爲聖者。安可並列爲六。今世有恭儉直信剛勇之人。何漏而不取。是六德猶隘矣。况仁義禮智四德相並。躋三於德。降一於藝。是何道理。禮樂與射御書數。並稱經天緯地之業。執鞭之役。偕升並進。不倫之甚。李子謂教之具在六藝。則必由此而可成德行也。今世善書能算慣射之人。不乏何人。由此成其孝友。成其聖智歟。予謂伯夷義德至矣。而不可謂和也。臧武仲之智。可言忠和乎。胡廣稱中庸是必氣質近於和者。然可謂仁義乎。是各自爲德也。至於聖。則堪謬忘編有註文矣。聖以身之俊利機神言也。古訓通明。諺所謂伶俐是也。非造極之聖也。故註疏以臧武仲聖人解之。且智仁等。亦非如舜之智。顏淵之仁也。必如此。自古有幾。而取之一鄉乎。蓋其德性有聰明。不殘忍。不呆執。不柔靡。不僞。不戾。卽爲六德矣。不言禮者。禮有儀文。不專考德。故入於藝。聖人言執禮是也。且藝非降也。君亦言禮樂二藝爲經天緯地之業矣。而降乎。若恭則該以禮。儉直剛勇則該以義。忠卽信。非漏也。中乃引用訛字。君并未見周禮。而但據引用語。遂駁古經。可乎。孝友爲親序。君所知也。註疏任謂信於朋友。君又未見矣。不言夫婦者。閨門之事。不便於考察。故略之。然世未有不刑于妻

而能盡孝友者。言孝友則夫婦之倫具其中耳。三物資與。皆教之以事君也。不待專教以事君也。明代譚士八比外。尙廉德行優劣。然有考校諸生而卽問曰。汝事君忠否者乎。此全不解世事者矣。若陸九族。嫺外戚。卹衆人。皆行誼之大者。何可不教。何可不考。聖人對哀公言三德。而贊易又言四德。豈自背乎。孟子言教以五倫。而對梁惠王又專言修其孝弟。豈自滲漏乎。至言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。豈謂堯舜無君臣夫婦朋友乎。蓋有通言者。有統言者。何執泥名數。乃爾古者大射。賓射。燕射。以及田獵。詢民。祭祀。選諸侯卿大夫士。皆用射。自天子以至大夫。出皆用御。周禮大馭。戎僕。齊僕。職皆大夫掌御車。春秋用士大夫御車。以戰。勝負倚之。至於今世上。自宰輔。下至有司。所謂察理刑名錢穀者。實祇用書數二藝。是四藝本與禮樂並重也。愚言全德行必由六藝。原統六藝而言。君乃不言禮樂。專較射御書數。舉人半面而訾其鬚偏。目之瞇乎。抑故作諛語乎。然卽論四藝。父兄爲賊所劫。而已不能關弓而射之。父兄欲乘車命之御。對曰不能。命之記一家什器。曰我不解書。命之計生產業。曰不知數。能盡孝友服勞之事乎。非疾而不能執弓。攬轡而奔。賊舉毛錐如鎗。持珠算而顛倒。以言聖智可乎。是射御書數之人。原未必卽能孝友聖智。而欲全孝友聖智。必不可廢射御書數也。近世顏習塗陸道威兩大儒。皆重六藝。道威之言曰。六藝之外。如天文。地理。兵法。律令。農田。水利。文學。皆學校選士所宜具。其言甚是。然周取士不以此數者。蓋文學卽在六藝內。而天文司於臧章馮相。世有傳人。不選於外。地理在封建。靡然恭列。兵法在司馬。律令在司寇。農田水利。現有井田。入學之士。凡國有飲射。兵戎。讀法。喪祭。役政。皆備執事。是學六藝。則諸事悉可閱歷。而能。

不必分科也。且天文等卽有不能者，亦無妨於分任。惟六藝盡人宜習之，但有專精兼通之分耳。聖門子路習兵，然能射亦能禮，能瑟再有樊遲爲御，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是六藝者，日用必需之事，不可缺者也。若今時教選髦士，德以四德，行以五倫，藝於六者之外，再分天文地理等科，亦無不可，但不求實用而好爲橫議，執一以駁古經，甘自居於非道侮聖，則罪滋大矣。

錢丙不講學問，不講持行，專以明理爲言，年來加以狂怪，將大學、中庸、古文、尚書、易繫辭、周禮、儀禮、禮記、春秋三傳，有見者，有未見者，望風而詬曰：「我理見以爲如是。」雖古聖起，吾不信也。吾信吾理而已矣。近又移之於醫，自素問以至劉李之書及諸本草，皆斥爲非，惟取張氏傷寒，尙指其中一半屬僞，而曰：「人參不補，石膏不寒，半夏無毒，不必蕞製，遂謀出而行醫。」予問之曰：「君曾習醫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亦識藥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皆以理斷之耳。因問之曰：「敵地有巴旦杏，南方無有，其味若何？」攀一從兄行長，其長如干渠，茫然則不目見，不身試，何由以理斷之耶？且君之以理斷，卽當前莫辨也。天下之物，因形以察理，則理可辨，而今君曰：「吾但論理，有甲者本頤而皙，君曰矮而鰲，且曰彼形不可憑而理可憑，夫理者，物之脈理也，物形旣置，理安傳哉？君與人爭田，聽訟者問舊契，非君田，問證人，非君田，觀疆界形迹，非君田，君曰：「吾心之理，固以爲吾田也。」此亦無如之何矣。明理二字，老生常談，然不意其弊至此。管廷耀問學，予曰：「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，以鬼無實對，馬有證佐也。今講河洛太極者，各出心手，圖狀紛然，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，默默有物，皆畫鬼也。子志於學，子臣弟友，禮樂兵農，亦畫馬而已矣。」

徐公果亭

名秉義

曰讀書以明理。不讀書。理何由明。予曰。非教人廢讀書也。但專以讀書爲學。則不可耳。且

明理非盡由讀書也。卽如人日讀書傳。亦知射曰。志正體直。而與之決拾顛倒錯互。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。亦知樂曰。以和爲主。而宮商角律。入耳茫然。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。故古人明理之功。以實事不以空文。曰致知在格物。

問三弟培四弟垓曰。夫子自居執御。而戒求富者。又以執鞭之士爲賤役。何也。對曰。執射執御。學士所執之藝也。執鞭之士。則出其伎以求值供人役者。故有不同。予曰。然。不獨御也。君子不斯須去樂。而人君一飯再飯。誓師日舉。則官也而近役矣。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。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。故中論藝紀篇曰。恭恪廉讓。藝之情也。中和平直。藝之實也。齊敏不匱。藝之華也。威儀孔時。藝之飾也。通乎羣藝之情實者。可與論道。識乎羣藝之華飾者。可與講事。事者有司之職。道者君子之業。先王之賤藝者。蓋賤有司也。君子兼之則貴也。故孔子曰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。藝者。心之使也。仁之聲也。義之象也。其言甚明。

祁州王咸休

名經邦

知予南歸。來視。問之曰。顏先生言王荊公青苗法可行。然乎。咸休曰。不可行也。因問培

曰。周禮國服爲息。何以可行。培曰。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。今古異宜。治國之道貴密。治天下之道貴疎。其言似識時務者。予曰。然。且周禮貸貨國服爲息。止一泉府司之。泉府乃士職。與漢之游徼嗇夫。今之耆老。官不甚懸殊。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。今之守令。卽古諸侯也。其位尊則民畏。而出入不便。其事繁則

必委胥徒。而奸竇易生。况重之以君相之尊威。而立法使守令遍行乎。宜其敗也。乃因此。胡致堂遂力詆周禮。朱氏又別訓爲息。總不知經濟時勢耳。已而安州馮繪生名步微至曰。不第此也。周時民皆有恆產。所以可以國服爲息。然尙多補助。不必取價。今貧民多無常業。貸之將不能償。必取價。將貸不及貧民。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。荆公志在利國。勢必擾民矣。予曰。善哉。鄙論未之及也。

歸德周崑來名尋。問曰。先生言學而後知。知而後行。則修齊治平之事。皆可徐俟之。格致後歟。曰。非謂盡知乃行也。今日學一禮。遇其禮當行。卽行之。明日又學一禮。遇其禮當行。卽行之。知固在行先。而亦一時併進。且迭進焉。非列其蚤也。然亦有先後甚遠者。如十五入大學。學而未仕。則自不行治平之事。六十居官。且年老不能親學。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。又問曰。弟子行孝弟。謹信親愛。有餘力。則學文。不幾似行先學後乎。曰。非也。卽如今一幼學。其父命曰。汝爲我養。可對曰。吾學養禮。乃來乎。猝一朋友來訪。可謝曰。吾學相見禮。乃會之乎。蓋其事前此已學。則行之。卽未學。亦必先供其職。待事訖。卽速學之。以知其得失焉。是論弟子之職。非論爲學之序。立言各有當耳。

從孫曾達問格物。予曰。王草堂嘗爲我言。格物須就當前最切者格之。如禮現有疾。則藥餌當格。予曰。此非大學之格物也。天下之事。苟身當之。卽宜格焉。爲農則格農。爲卜則格卜。現有疾。則格藥餌。現遠行。則格束裝。然與大學何與。大學者。俊士所處。學修已治人之道也。農工醫卜。非其業矣。若偶有疾而問藥。乃不得已之變。而豈學事哉。伊時草堂虛心。深以爲是。子求格物。須先識定。此篇是論大學。夫大學也。而有